

林 行

譯文全集
17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17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七冊 目錄

塊肉餘生述前編 (下)	一
塊肉餘生述前編 (上)	一六九
塊肉餘生述前編 (下)	三七五
歇洛克奇案開場	五三九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二編

社會小說

卷下

塊肉餘生述前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 小 本 小

倫理 小說	冒險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警世 小說
美洲 童子 萬里尋親記	金銀島	白巾人	車中毒針	七醫士案	寶石城	雙指印	指環黨	毒藥罇	一束緣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二冊二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	滑稽小說	滑稽小說	言情小說	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	義俠小說
圓室案	多那文包探案	桑伯勒包探案	化身奇談	旅行述異	媒孽奇談	蘆花餘孽	白頭少年	老殘游記	雙鴛侶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一冊一角	二冊三角	一冊一角

塊肉餘生述前編卷下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同譯

第十三章

余此時將以徒步至度佛爾先尙昏昏蒙蒙已而神定。至於肯特街余乃坐人家門次少息。既疲且憂至欲哭。竟不能哭。且坐時鐘已十下。幸爲夏中天氣尙佳。少息復前。此時身中僅有三半辨士。自思必死無疑。幻想中似見一報紙中書一無名之童尸。殆卽我也。行時至一店肆之下。上書賣男女衣襦。其下又書收買男女衣襦六字。更附以破布豚骨竈下刀鉗之屬咸受。主人坐於門外吸菸。余內望肆中。然二蠟壁中悉懸故衣。余曾爲密考伯常赴質庫。知凡物均足易錢。余先至僻處去外衣。下其半臂卷之。仍至肆門。語主人曰。先生。吾以此半臂奉售。求得公平之值。主人去其菸斗。置門次。執衣入內。余隨之入。主人以手去蠟煤。舒余半臂於櫃上。又張衣向燭睇。

視久言曰。此衣胡值。余曰。第酌之可也。主人曰。果此物可以得錢。吾家尙何貿易之爲。余窘極曰。能否得十八辨士耶。主人力卷其半臂授余曰。吾若予爾九辨士者。吾已自虧其貲。余曰。此安可令主人虧其貲。且需錢殷。卽曰。卽九辨士可。主人不悅。出九辨士授余。余謝主人出肆。此時囊中得九辨士去一半臂矣。遂釦其外衣。仍上道行私計。此外衣亦在必行之列。至度佛爾時。餘一袴一汗衫矣。然得此自蔽。亦不爲非福。惟余意尙不計此。但虞前路悠悠。遠近未卜。恐孤行不能自達。此地去余學堂未遠。堂後有草積。卽擬於此作夜宿計。一身露宿。而堂中故人咸在。卽以遙遙者爲我伴侶。百覓始至積所。草積仍存。余四矚。知門閉火滅。必無人出。乃就草積而臥。此爲第一次露宿矣。時聞狗聲狂吠。猶漸微。余亦入夢。夢中尙似踞榻。與司蒂爾福司談古而夢中又覺爲露宿。仰視則繁星滿天。余不敢復息。起而四顧。後復寐。晨風作冷。余顫不可止。醒時陽光射面。鐘聲入耳。余知司蒂爾福司已行。不爾將坐。俟乞援於吾友。忒老德而司亦不審其在否。卽在以狀卜之。亦不能助余。余乃復行。向度

佛爾。今日適禮拜。復憶在鴉墨斯亦曾經兩禮拜。景狀乃判若霄壤。余行時。禮拜堂鐘續續動。招人行禮。復經行數禮拜堂。人人咸甯靖無擾。唯余兀兀不與衆同。髮已蓬蓬。衣皆泥垢。此時幾不能行。忽憶吾母言。密斯貝測見吾母哭聲。亦微有矜恤意。恃此尙能前趣。是日行可二三十英里。罷極欲僵。以生平初未跋涉長道。迨晚足痛。則坐而摩之。出麵包自嚼。以止其饑。尙見有敝壞之店。招人住宿。余不敢進。防無資。不足自支。食後復行。至於卻珊已近河次。夜色模糊中。但見櫓影林立。已而至舊砲臺。余卽入臺下假息。明晨覺週身痛楚不可耐。而兵衆晨操鼓角大震。似羣起而倡。予予錢已罄。計此衣不典。則更無自濟之地。遂去其外衣。問質庫。是間舊衣之肆極夥。主人引首外盼。爭覓行者與購物事。然多半皆海軍之衣。必不受我敝服。行經數家。瑟縮不敢遽入。因思必覓得一家如前之市半臂者。尋至一小市。市末有肆。市舵工舊衣。他無所有。但有垢帽鏽鎗。外列數盤。中貯鏽匙無數。似可盡啟天下之扉者。余遂入。心則躍躍驚懼。旣進。則見一髯叟。髯蓬蓬如枯菅。似斗出洞中。引吾之髮。叟

既醜怪。衣荷蘭絨半臂。口臭不可近。力禽吾髮。榻上茵褥均寸寸。紉補而成。問曰。汝來何爲。且恣言之。余大驚不能答。彼尙引吾髮趣余言。余顫聲曰。吾有外衣求售。叟曰。試出示我。余既出衣。叟出手攫去。加以眼鏡。睚既作絳色。益以眼鏡。醜乃加酷。言曰。此衣欲售何價。余曰。半克郎。叟笑曰。十八辨士。余思此等人不當更與論辨。但曰。可叟卽擲此衣於衣積中。言曰。且赴門次。一坐。吾無見錢當易之以物。余曰。但求得錢而已。不願易也。願外坐候君可耳。趣以錢見授。遂出坐門外陰森處。久候仍不至。時陰處太陽已臨。太陽尋去而復陰。錢仍弗出。且坐時無數小兒向之索責。肆詈弗已。言將吾物胡不予錢。汝但以身軀鬻鬼之價值。予我足矣。汝存錢於破茵之下。發而予我。不甯足乎。方其爭時。叟突出如鬼。羣兒皆遁。有時見我。以爲尙彼之敵。幾欲撲我。既而憶爲新貿易之人。未卽予資。則縮首遽入。而羣兒見我。以爲其同類。則以泥滓擲余。然此髯叟仍時時與余議以物互易。至持釣魚之竿。胡琴及笛。余皆不允。必欲得錢。至於流淚以告。不得錢者仍還余衣。叟無術始出。錢續續出半辨士可二。

旬鐘之久始集。一先零。叟復曰：「吾更與爾二辨士者。汝行矣。」余仍弗答。言不得此。且槁餓以死。叟曰：「三辨士仍弗行耶？」余曰：「若得食者。卽以衣奉贈。亦所誠甘。惟在瀕死之間。非得錢莫可。」叟慍作聲曰：「四辨士仍不足乎？」余餓極。卽曰：「可。」既得四辨士立行。餓不可忍。卽以三辨士市食物。既進。精神頓復。乃蹙行可七英里之遠。是晚復寄宿人家草積之上。未睡之先。臨河洗其創。足以新樹葉裹之。明日所經地。均苦草。種爲釀酒之用。且多果樹。時果時已過。但葉無實。乃不能摘而療饑。自念首塗以來。所遇多宵小。尤以今日所接爲多。有狀貌橫厲無極者。見余輒睨視。有時尙引手招余。若不之顧。則立擲余以石。記道遇一人。似爲銅匠。年鬢未多。與同行者。有一老婦。其人見我。厲聲止余。余懾極。不能不如令。其人曰：「我命汝。汝當就余前。不宜遠立。若弗前者。立劈汝身而兩之。」余趨起而前。愉色婉言。與之爲禮。余微睨同行之媼。一日青腫欲潰。銅匠以手搯余胸。曰：「汝安往？」余曰：「將至度佛爾。」其人復力搯余胸。曰：「汝來何所？」余曰：「自倫敦來。」其人曰：「汝何作得母盜耶？」余曰：「否。」銅匠曰：「汝敢抵賴。腦且立碎。」右手。

已作勢欲下。然仍未下。則引目視余。言曰。爾身中有沽酒之錢乎。有則趣出。勿待老子飽汝。以拳余方。欲出錢。而女人已作色示余。令勿出。余悟笑對此人言。窮極無餘資。足以奉饋爲禮。銅匠大怒曰。汝何言。余戰不可止。但曰。先生時。余有領巾。銅匠曰。此吾弟所御。汝竊之耶。趣授我語。已奪余巾。擲付同行之婦人。婦人僞笑復還之。余以目示勢。令行。余方舉步。銅匠復奪吾巾。傅之頸上。迴顧老婦。大詈仆之於地。余見老婦之仆冠落。白髮四散。余驚怛不止。時相距已遠。尙見此老婦坐而自拭額血。自是以後。余行次。時懷戒心。每遇兇殘之人。預伏道周。俟其遠行始出。以道梗遂不遽達。顧余每逢橫逆後。則時時自念。吾母音徽善心。不期而發。旣而至度佛爾矣。先詢之船人。以祖姨居址。顧言人人殊。有人言姨居燈塔之上。以居塔久。遂焚其髻。有人言居港口浮樁上。加以瑣鈕。爾欲尋其人。必須潮落方克把晤。又有人言前此颶風起時。姨氏騎一巨帚隨風赴法京矣。余知言者之戲。余則更問諸御車之人。其人亦出無實之言。更酷於舵工。旣欲問之肆中之人。遠遠見余。襍縷之狀。則搖手趣言。無

有防行乞也。計余自出酒肆以還。所苦至是爲極。此時囊錢已罄。飢渴疲困交瘁。此地固爲度佛爾。乃不得吾姨。其羸困仍等之倫敦。百問不得。而晨曦已易爲中午。余大窘。乃坐於無人之肆門。少息。思壁各德書中言地名良夥。不得於此。當覓諸他處。時有一車經吾前而過。而馬背之羃爲風所落。適落余前。余拾而還諸御者。御者頗有善氣。余即問曰。先生知密斯拖老忒烏得安在。御者曰。老女也。余曰。然。御者作健狀曰。此老人甚碩且武。余曰。然。御者曰。其人衣外帔中製一囊。甚空碩。而性復暴烈。一言不合。即怒。余皆曰。然。心中自念。祖姨果如是。則處我又將如何。御者言已。以鞭指臨海一高阜曰。汝遵是道行。至時有屋面海而居。即老女居也。吾思其人。汝雖往。亦無濟。吾且贈爾一辨士。余既得此辨士。大感。即購麵包療飢。且行且食。行次初不見人家。已而見矣。稍近。則爲店肆。店百物皆備。余乃近此肆。問肆主人。以祖姨家。方余問時。適有少婦購米。主人方握秤稱量。此少女即曰。吾主婦也。汝問奚爲。余曰。孺子將告媼。以言。少女曰。汝行乞乎。余曰。否。願雖如是。而心中則念落漠。至是不行乞。

者將何圖。言時二頰盡頰。蓋不可忍。少女納米篋中。面余曰。汝尋吾主人。當隨我行。余悅。默隨其後。瑟縮不可耐心。赴而步不隨。少須至一精潔之屋。窗外支小蓬以蔽陽光。門前有小四方場。四周環以小籬。落花滿其中。幽豔無倫。香撲籬外。少女曰。此卽密斯拖老忒烏得家矣。吾言止此。餘事汝自行之。夷然不顧而入。余凝立門外。逡巡不敢入。跂足內盼。見小廳之上。門軒四闢。有霧縠爲簾。施之門中。已半開矣。其中有小圓案。傍置溫榻。似有人背面而坐。余自顧其身。則垢敝不可狀。履穿皮襯片片。碎落。紉處皆散。足趾且露。冠皺蒙於頭上。而汗衫以露。宿之故。帶泥被雨黏以草色。斑斕可笑。且頭髮自離倫敦而來。不加櫛沐。已厚結矣。且自少時不涉艱危。今長日奔越。顏色頓異。似此慘形。乃欲進面。吾凜如天神之祖姨。不審被何申斥。乃候久不見主人。幾疑祖姨外出。復仰望樓窗。忽見有頌白老人。向予而笑。點首者再。而復搖首大笑數聲。縮首而入。余視此怪狀。益恐不知所以進身之路。此時忽有婦人自屋中出。履園次。以白巾裹冠。加手套。被外帔。執鐮於手。余見狀。卽知爲吾姨。以姨之健。

碩一如吾母所言。彼一見我。卽曰：行吾家。不納乞兒。因以鑱刀斫於空氣之中。余大震。以目注視。媼媼無言。以鑱斫地。意將移花而種。余思至此。不言。則跋涉爲徒勞矣。卽使見虐。必當一試。乃躡足入門。以手微引其衣。曰：馬丹恕我。媼愕然。余卽稱曰：祖姨。媼聞。稱尤愕。余曰：祖姨。吾爲姨氏彌甥也。媼大震驚。坐於地。余徐曰：孺子爲大衛考伯菲而孺子生日。祖姨適臨吾家。視吾母。吾母亡後。兒命乃至。蹇後父凌踐孺子。不令就學。乃以賤役役我。爲我生所不宜任者。因立意逃遁。就姨氏家。自一出門。竟見刼於僉壬。但能徒步至此。且自首塗。無一夕就榻而寢。均露宿野次。言旣簡約。且悲。且欲解衣示媼。不期失聲而哭。實則此淚蓋積數禮拜之久。至此始一宣洩。媼聞言。張目哆口。一無聲響。迨余哭時。媼始若醒悟。卽引余襟直趣入室。旣入。卽啓櫥門。執諸瓶甕。配合流質。令余飲之。姨殆取酒。令壯余膽。余飲之。則皆醋。豉之屬。酸鹹具備。不名酒也。飲後。余尙欬歔。姨則置余長榻之上。以肩衣爲余枕。遂以頭上白巾置余履後。似防汚其榻。余臥時。姨卽臨坐窗前。口中誦上帝仁慈者。再少須起而掣鈴。

少女進矣。姨曰：嘉耐趣登樓告迭克，請其下樓。吾有語告之。嘉耐見余偃臥，則大異。余之臥而弗動，防觸祖姨之怒。嘉耐既去，姨負手往來於室中，已而樓上人下，既入，卽面余大笑。姨曰：迭克勿愁，汝能自檢，亦可自甯其神宇。迭克聞言，立靜視余，以目語似請余勿揭其臨窗愁笑之狀。姨曰：迭克，汝曾聞吾言大衛考伯菲而乎？迭克茫然莫對。姨曰：爾勿愁，汝惡能不憶迭克沈吟久曰：大衛然。然姨曰：此卽其人之子。迭克曰：大衛兒耶？然。然姨曰：確也。彼能幹事，乃孤身逃越於外，果彼姊氏拖老忒烏得貝測者，焉能爲此語？時搖首似深知吾母未生之女性質，則皆知之者。迭克曰：密司安知生女必不能逃？姨大怒曰：汝言殊無謂，詎以我之爲人，乃不知彼未生姊氏之性質。彼果生女者，則與我同居彼此至親愛，何由有此？迭克亦曰：否。姨聞媚語頗靜，卽曰：得之矣。以汝聰明，決不爲是滯語。今大衛之兒在是矣。吾之所問汝，卽所以處置此兒。迭克以手搔頭曰：如何？所以處置此兒？姨曰：此吾問爾之言。爾又誰問者？迭克視余久，始言曰：以吾爲爾謀者，又久始曰：洗之。姨聞言，卽言曰：嘉耐，迭克貢余謀。

矣。汝趣。燂湯。余此時雖僞睡。固一一摹此三人情狀。祖姨者。長身而肅毅。其容顧非
猛厲。但覺不能爲人所屈。言語行動。凜然如天神。宜吾母荏弱。見而生畏。若以理論
之。其人風采。隱然。惟含霜氣。予人不易近耳。二目極靈。耿耿作光。髮髻爲兩道。附之
左右額冠下。有纓繫之。衣嫩黃之衣。極修潔。乃寬博。不著其體。若少節其邊幅。則大
類騎士。胸前有大金表。金鍊亦巨。頸上有堅領。及其大紳。似皆男子所御。迭克者。則
斑白善笑之人。此時低首立。余乃不能審其面容。顧其俯非僂也。大類學生受笞。以
後不敢引吭面生人者。然二日至巨。神外越而弗定。見祖姨而震。姨偶加辭色。則大
喜。過望其狀。似慙。顧心志喪失。胡能居此。則百索不得解。所衣與常人同。衣作灰色。
而白其袴。胸際有表囊。中有錢。時時弄之作響。嘉耐則年十八九。靜潔雅素。一好女
子。後此方知此女傭於姨。蓋學於姨者也。以年當字人。防爲人愚。故執贄於門。語以
男子所以無情之故。令彼聽受。爲後來擇偶之術。屋中之修整無塵。亦如此三人之
潔。開窗面海。海風吹過籬落。帶花氣而入屋中。器皿磨治光潔。明可鑑人。屋中有一

貓育二鶯案上陳中國古瓷數事有水晶鉢中積玫瑰落瓣無數清嚴氣象令人神
字爽然嘉耐既取水於外祖姨忽大怒呼嘉耐曰驢至矣女聞聲奔出既出門次即
語門外二驢夫麾手令行祖姨亦出提取一驢驅之復擒驢夫力披其頰余乃不審
姨氏胡以惡驢且門外竟不令有騎驢之迹後乃知姨氏之最惡者即爲驢雖極樂
之時但聞一驢字即可立止其歡奔越與驢人鬪牆角恆藏穢水備磨潑驢人者門
次有杖亦以棒驢人之過其門余此時浣澡爲平生至適之事就浴時但麻木已而
筋蘇節節覺楚浴已即睡其疲已甚姨即用迭克舊衣衣余其長博不附軀者則以
繩縛之如束溼雖然亦適易衣復睡醒時見祖姨爲余掠髮加枕令靜臥已而又聞
姨呼可憐之孺子耶或雅觀之孺子睡中乃不了了更醒則晚餐矣食時乃炙雞及
布丁余爲衣所束舉動至笨然不敢言其非便以衣爲姨氏所賜也食時乃不審姨
氏何以處我至忐忑不自甯耐姨無言但聞稱天心仁愛四字外一無所聞飯罷嘉
耐斟紅酒姨授余一深杯遂令余述其往事余且述且視迭克迭克欲笑姨氏止之